全唐文/卷05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柳宗元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萬年縣丞柳君墓誌

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，前萬年縣丞柳君終於長安升平里之私第，享年五十。長子宏禮，承家當位，次曰傳禮，幼曰好禮，奉夫人洎仲父之命，考時定制，動合古道，三日而殯，三月而葬。粵五月十九日甲子，克開長安縣高陽原，祔於先塋，禮也。先時撰辰酌禮，稱義備物，外姻畢至，宗人來會。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，江涕濡翰，書辭紀行。曰：

君諱元方，字某，解人也。係自周魯，後得柳姓。七代祖虯，後魏中書令，封美陽公。四葉至皇考惇，皇朝散大夫資陽令。祖口，延州司馬。考頤，宣州寧國丞。濟德克紹厥類，藏聰晦明，粹為淑和。少孤，季父建撫字訓道，通《左氏春秋》，貫歷代史，旨畫羅列，接在視聽，嗜為文章，辭富理精。以門蔭出身，調補宣州溧水尉。網簿貢職，入於天府，特授同州馮翊尉。改京兆府雲陽主簿，轉長安主簿，遷萬年丞。端靖守貞，處劇不撓。秩滿居養素食貧，常好竺乾之道，自搌塵昏之外，泊如也。既而嬰被沉疾，不克永壽。姻戚動懷，朋友道傷，僉曰：「天之報施善人，何如哉！」

君前娶河南獨孤氏，左司郎中緬之女，無子，早世。繼室以裴夫人，諫議大夫虯之女，陰教內則，著於閨闈，有女三人焉。嗚呼！銘誌之來古矣，是不可闕，遂勒元石，措於陰堂。銘曰：

振振吾宗，德之宅耶。惟君之德，至期頤耶。德而不壽，今既厄耶。松柏蒼耶，不朽石耶。

處士段宏古墓誌

段處士宏古，讀縱橫書，剛峭少合，尤落不事產。人或交之，度非義，輒去，以故年五十不就祿。常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，延以上座。將用之，會士幹死。聞襄陽節度使於頔愛人大言，遂幹以兵畫，一見喜甚，居月餘，視頔終不可與立功，又遁去。隴西李景儉、東平呂溫，高氣節，尚道義，聞其名，求見，大歡。留門下，或一歲，或半歲，與言不知日出。溫卒，景儉逐，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，南見中山劉禹錫、河東柳宗元，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。公時降治永州，知其信賢，徵其去。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群，途過桂林，守舊知君，拒不為禮。君憤怒發病，不肯治，曰：「平生見大人，未嘗相下。今窮於此，年加老，接接無所容入也，益困於俗笑，吾安用生為？埋道邊耳！」居六月，死逆旅中。崔公為出涕，命特贈賻，致其喪來永州，哭為祭之。與喪具道里費，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。

「君之死，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，後某月日葬。祖某官，父某官。妻彭城劉氏。子知微、知章，皆未冠。銘曰：

廉不貪，直不倚。困者安之，通者不以。不懲其躓，卒以亢死。觀遊非類，有賤非鄙。何以葬之？黃山南趾。

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

柳氏子某為平陸丞，王父母之喪，寓於外，貞元二十一年，始葬於虢之閿鄉，窆墨遇食，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，使為其誌。且曰：「吾之先，自魏已來，為宰相者累世。我高祖諱萬齒，為伊闕令，襲其先河間郡公曾祖諱某，浙州刺史，鹹有懿德。洎於兵曹府君諱某，勤身惠誌，好義能讓而同，故交者固；直而敬，故親者睦。凡舉明經者四，皆獲美仕。初為陸渾主簿，次吳縣尉，次上黨丞，次潞州兵曹參軍。其勾稽摘發，毗讚關決，無不勝職，加朝散大夫。某年月日終於官次，殯於州若干裏。會世多難，家又貧窶，故不及夫妻。嗚呼！我曾祖王父葬於潁陽，我伯祖、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裏。潁陽北臨間，其他陰狹，岸又數壞，大懼不克久安神居。是以從他兆於茲，卜用七月六日甲子，將以具於玄堂之下，固故有望乎爾也。」於是刪其書為文，置於郵中，俾移於石上。

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

毛氏夫人，父曰儀禹，豐州別駕。祖宏義，濟州戶曹。夫人歸譚氏，曰損，為鄧州司倉參軍。損父昌，為常州錄事參軍。祖曰元愛，為左羽林大將軍宏農男。惟譚洎毛氏，於周鹹為諸侯，譚入於莒，毛及魏為後族，千歲復合。夫人生丈夫子曰隨。隨謹願好禮。始克於裴、柳為姻。隨娶裴氏，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。女子嫁柳氏，曰從肇，曰予族兄也。予早承族兄之教，聞夫人之德。且曰：隨之所以能立，洎吾嫂之所以令，皆夫人之訓。則宜有以文其聲詩，刻而措諸墓。夫人諱某，壽若干，某年月日終，某月日祔於此。誌曰：

周之列國，譚子毛伯。合是二姓，從其匹敵。夫人有訓，乃策厥族。惟時善良，不享豐福。懿厥子姓，追號憲德。內言不出，孰表貞節。願垂休銘，永誌幽谷。

箏郭師墓誌

郭師名無名，無字。父爽，雲中大將。無名生善音，能鼓十三弦。其為事天資獨得，推七律三十五調，切密邃靡，布爪指，運掌擊，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，屈折愉繹，學者無能如。自去乳，不近葷肉，以是慕浮屠道。既失父母，即棄去兄弟，自髡緇入代清涼山，又南來楚中，然遇其故器，不能無撫弄。吳王宙刺復州，或以告，乃延入，強之，宙號知聲音，扑蹈以為神奇。會宙貶賀州，遂以來。性愛酒，不能已，因縱髮為黃老術。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，必致之，至與坐起。伯高，褒邪人也，嗜其音，至善處，輒自為擊節。教閽管謹視出入。餌仄柏，不食穀。三年，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，披取之益善，親遇，終不屑。卒乘暴水入小船，下岣嶁山，求道篆，會歐陽師死，不果受。張誡副嶺南，又強與偕。誡死，至是抵予一作「余」。時已得骨髓病，日猶鼓音四五行。居數日，益篤。既病，自為歌。死三日，葬州北岡西。志其詞曰：

雲州生，柳州死。年五十，病骨髓，天與之音今已矣。丁酉之年秋既季，月闕其團於是始。心為浮屠形道士，仁人我哀埋勿棄。

趙秀才群墓誌

嬰臼死信孤乃立，王侯世家天水邑。
群字容成系是襲，祖某父某仕相及。

嗟然秀才胡伋伋，體貌之恭藝始習。
娶於赤水禮猶執，南浮合浦遽遠集。
元和庚寅神永戢，問年二紀益以十。
僕夫返柩當啟蟄，廉湘之交瘞原隰。
稚妻號叫幼女泣，和者淒欷行路悒。
追初憫夭銘茲什。

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

氏曰馬，字曰淑，生廣陵。母曰劉，客倡也。淑之父曰總，既孕而卒，故淑為南康謳者。李君為睦州，詆狂寇見誣，左官為循州錄，過而慕焉，納為外婦，偕竄南海上。及移永州，州之騷人多李之舊，日載酒往焉。聞其操鳴弦為新聲，撫節而歌，莫不感動其音，美其容，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，方幸其若是也。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，積疾卒於湘水之東，葬東岡之北陲，年二十四。銘曰；

容之豐兮藝之工，隱憂以舒和樂雍。佳冶彫殞逝安窮。諧鼓瑟兮湘之浒，嗣靈音兮永終古。

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

天寶中，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，皆得籍宗正。故沂州刺史福，以姑臧人附屬於寧、岐為族。曾祖生樂壽令昱，昱生虢州司馬叶，世以儒聞。叶生監察御史澣，字濯纓，明兩經，仕歷永興、臨晉尉。會天子方事誅伐，南平蔡，北服趙，西走戎，東討齊、魯。五年間，兵征卒戍，糴行千里，凡進用，唯財賦為難。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稅使，督天下諸侯之半，調食饒給，車擊舟連。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，以能遷官。移嶺南，益積功勞，以介厲敦勤為率羣吏先。年五十三，元和十三年月日卒。

妻廬江何氏，凡五世，世鄭出，父曰士謣，季父曰士幹，有大名。君之子二人，曰夔，曰導。女一人，曰某。夔、導皆幼，不能事，何夫人哭且戒。柩行萬里，人咸觀其禮焉。葬伊闕，用明年某月日甲子。銘曰：

涼為帝基，克顧厥胤。皇弘國牒，四邑顯進。

沂以屬尊，世仕倚儒。憲憲濯纓，亦用學徒。

既穀既官，式懋爾勞。四方用師，卒食之饒。

致其廉介，率是諸侯。于荊于交，闕石是鈞。

邦有休功，惟吏之勤。冀施于大，以盡其有。

孰司壽夭？君不克久。吉日來祔，伊闕之墓。

子嗣孫承，有達宜興。銘詔于神，永永是徵。

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

裴氏之昭，曰贈戶部尚書諱某。穆曰起居郎諱某。生均州刺史諱某。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為刑部郎，用文史名於朝，善杜禮書。長子曰某，射進士策不中，去過汴，韓司徒宏迎取為從事，以聞，拜太子通事舍人，進大理評事。當伐蔡及鄆州，嘗為軍首，讚佐有勞。既事，將侍太夫人於京師，道發疽，元和十四年月日，終於河南敦厚里。年若干，字曰某。弟某，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，未果。娶，有男子二人，女一人。男之長曰某，通兩經，始杖且廬。銘曰：

世守不遷，秀於士鄉。不利有司，爰客於梁。梁委其躬，乃相戎政。宮臣理屬，仍受國命。南蔡北曹，五載首兵。柔剛輔理，平視太平。馬牛既寧，告養於京。棧車草草，我來周道。載饑載勞，神奪其孝。形經於洛，魂其焉如。庶終爾誠，陰侍里閭。膳飲不違，有弟之恭。既安且盈，厥誌斯從。銘之故人，以慰爾衷。

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

晉之亂，柳氏始分，曰耆，為汝南守，居河東。又五世曰慶，相魏。貌相之嗣曰旦，仕隋，為黃門侍郎。其小宗曰楷，至於唐，刺濟、房、蘭、廓四州。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。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。皆葬長安少陵原。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，葬南陽。其嗣曰寬，字存諒，讀其世書，揚於文詞，南方之人多諷其什。頗學禮而善為容，修吏事。始仕家令主簿，進左驍衛兵曹，試大理評事，為嶺南節度推官荊南永安軍判官。府罷，為遊士，

出桂陽，下廣州，中厲氣嘔泄，卒於公館，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，年四十七。前娶琅琊王拱子。拱，國子祭酒。後娶河東裴陵子。陵，告成令。裴氏之出口裴七。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，過零陵，哭且告於宗元曰：「吾伯兄從事嶺南，其地多貨，其民輕亂，能以簡惠和柔，匡弼所奉，假守支郡，海隅以寧，鬥狠仇怨，敦諭克順。從公於荊，綏戎永安，仍專郡治，政用休阜。是時蜀寇始滅，邦人瘡痍，懷君之澤，咸忘其痛。其理也惠，而不施之於大；其行也和，而不至於年；其言也文，而不顯其聲。今將以某月日祔葬，苟又不得令詞而誌焉，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，敢固以請。」嗚呼！予懼辭之不令以為神羞，予曷敢不諾。銘曰：

柳族之分，在北為高。充於史氏，世相重侯。中書之世，實曰蘭州。夏縣政良，司議德優。營營御史，乃佐元侯。惟君是嗣，其政克修。儲闈補吏，環衛分曹。南越之龐，從事以寧。永安披攘，薦仍於兵。是董是經，既柔且平。浩浩呻呼，革為和聲。胡不使壽，而奪之齡。柩於海堧，壙於鄧邦。厥弟孔哀，惟行之恭。呱呱小子，縗而不廬。充充令妻，髽首而居。鳥獸號鳴，助我踟躕。刻此悲辭，藏之奧隅。

故秘書郎姜君墓誌

秘書郎姜嵲，字某，開元皇帝外孫也。始，楚國公皎與上游，益貴幸，子慶初，得尚某公主，生嵲。嵲生三日，上曰：他物無以餉吾孫。即勑有司，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，得通籍出入。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。然其間在蜀、漢、荊、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，輒以勞稱。時缺則復命。好游嗜音，以生富貴，畜妓，能傳宮中聲，賢豪大夫多與連歡。後加老風病，手足奇右可用，不能就官。士有載酒來，則出妓，搏髀笑戲，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。元和十四年月日終。桂州都督、御史中丞裴公曰：「噫！帝戚也，葬不可以廉。」為具物祭以豚酒。月日葬州東南一里。子某，年若干。母曰雷姬。銘曰：

始賤終貴，於世為遂；幼榮老窮，在物為凶。均之得喪，誰缺誰豐？若君者銀朱於始生，鐘鼎以及壯。不矍矍於進取，不施施於驕伉。左絃右壺，樂以自放。雖老而客死，未嘗戚乎己。與夫拳拳恐悸，蒙諂負義，得之拘拘，榮不蓋愧，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，不猶優乎！

故襄陽丞趙君墓誌

貞元十八年月日，天水趙公矜，年四十二，客死於柳州，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。元和十

三年，孤來章始壯，自襄州徒行求其葬，不得，徵書而名其人，皆死無能知者。來章日哭於野，凡十九日，唯人事之窮，則庶於卜筮。五月甲辰，卜秦詗兆之曰：「金食其墨，而火以貴。其墓直丑，在道之右。南有貴臣，家土是守。乙巳於野，宜遇西人。深目而髯，其得實因。七日發之，乃覿其神。」明日求諸野，有叟荷杖而東者，問之，曰：「是故趙丞兒耶？吾為曹信，是邇吾墓。噫，今則夷矣。直社之北二百舉武，吾為子蕝焉。」辛亥啟土，有木焉，發之，緋衣緇衾，凡自家之物皆在。州之人皆為出涕，誠來章之孝，神付是叟，以與龜偶，不然，其協焉如此哉？六月某日就道，月日葬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。夫人河南源氏，先歿而祔之。矜之父曰漸，南鄭尉。祖曰倩之，鄆州司馬。曾祖曰宏安，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。

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，蔡帥反，犯難來歸，擢授襄城主簿，賜緋魚袋。後為襄陽丞，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。時宗元刺柳，用相其事，哀而旌之以銘。銘曰：

詗也挈之，信也蕝之。有朱其紱，神具列之。懇懇來章，神實恫汝。

錫之老叟，告以兆語。靈其鼓舞，從而父祖。孝斯有終，宜福是與。

百越蓁蓁，羈鬼相望。有子而孝，獨歸故鄉。涕盈其銘，旌爾勿忘。

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

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，字某，漢弓高侯其先也。徙於南陽，傳世至今，唐侍中諱瑗，克用貞亮，奮於國難。傳侍中兄子郢州刺史諱某，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，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，嗣以文行，大其家業。君萬州長子也，以父任為建陵挽郎，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，至於是邑。貞元十六年，又調於天官署河陽丞，未拜，十有一日，暴病卒於長安永崇裏先人之廬。又十有二日，龜策襲吉，祔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，禮也。先三日，外姻家老謀為之誌，季弟泰哀不能文，故托於友焉。嗚呼！生施於人事，無往下達。予故得受其辭，書於石。曰：

友而愛而，忠孝宜之。貌稱其行，行稱其詞。賤而不壽，為善是悼。祔於祖考，初筮攸告。季也之純，置哀無垠。終窶且貧，控於仁人。備物稱家。其儀式陳。爰相其悲，載刻茲瑳。

東明張先生墓誌

東明先生張氏曰因，嚐有以文薦於天子，天子策試甚高，以為長安尉。一年，投去印綬，願為黃老術，詔許之。居東明觀三十餘年，受畢法，道行峻異，得眾真秘書訣籙，聚經籍圖史，侔於麟閣。經弟回降秩封州，先生曰：「吾老矣，支體不可解也。」遂從以去。明年，回之子襲的，哭之慟，遂病。既亟，以命回曰： 「吾生天寶，訖貞元乙酉歲十月，今死於汝之手，盈吾誌矣。京師，吾生也，畢原，先人之歸也，必以返葬。」乃自為誌而卒。明年正月某日，葬如其言。弟子某等為碑以誌於墓。辭曰：

匪祿而康，匪爵而榮。漠焉以虛，充焉以盈。言而不為華，光而不為名，介潔而周流，苞涵而清寧。幽觀其形，與化為冥。寂寞以成其道，是以勿嬰。世皆狂狂，奔利死名。我獨浩浩，端一以生。或曰：先生友弟以遁，慈幼以死，若不能忘情者向耶？」吾曰：「道去友耶？去慈耶？從容以求，其得之耶？蕩莽狠悖，道之非耶？且夫虧恩壞禮，枯槁憔悴。墮聖圖壽，離中就異。然與神鬼為偶，頑然以木石為類。倥侗而不實。窮老而死。先生之道，固知異夫此也。」乃書於石以紀。

故處士裴君墓誌

河東聞喜裴君諱某，字某，好學未仕，年若干，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。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，命其寮柳宗元以銘。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：「曾祖諱某，寧州刺史，贈戶部尚書。祖諱某，起居郎。父諱某，尚書刑部員外郎，議官及浮圖事獨出。載在史冊。以八使行天下，當河北道疑危頑狠難處分之地，用天子命，制斷得宜，於時為第一，天下皆仰以為相。會疾終，再贈至大理卿。」長老咸曰：「裴氏世積德，起居，丞相弟也，以文史用，大理，名世人也，咸聞而不大。」君以友悌慤植，承其休光，幽而不揚，豈天鍾美於中丞，嗇而不克並耶？不然，君無位以夭，其可問哉？君前娶韋氏，成都少尹士謨女。生二子，字曰某，名曰某，以文敏，中丞公尤愛幸，恒從，不幸卒於桂林。某舉明經，後娶於薛氏，無子，父窀位卑。是年月日，葬渭南某里，遷韋夫人之喪自萬年來，有俟，猶異室。銘曰：

疇之沃沃，宜其嘉穀。有耕有耨，同施異祿。明昭次穆，丞相之族。尚書之孫，大理之門。有慶實延，宜碩而繁。不位不年，晦於丘園。懿懿大理，惟德之元。摧佞抑釋，太史是論。黜陟冀幽，邦命以尊。神嗇豐福，不並於君。渭之洋洋，爰墓其南。孝思是懷，祖考之依。郡人作銘，惟相其哀。

覃季子墓銘（並序）

覃季子，其人生愛書，貧甚，尤介特，不苟受施。讀經傳言其說數家，推《太史公》《班固書》下到今，橫豎鉤貫，又且數十家，通為書，號《覃子史纂》。又取《鬻》《老》《管》《莊》《子思》《晏》《孟》下到今，其術自儒、墨、名、法，至於狗彘草木，凡是益於世者，為《子纂》又百有若干家。篤於聞，不以任為事。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，除太子校書。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。將死，歎曰：「寧有聞而窮乎，將無聞而豐乎？宇介而躓乎，將溷而遂乎？」葬其鄉。後若干年，柳先生來永州，戚其文不大於世，求其墓以石銘。銘曰：

困其獨，豐其辱。

續滎澤尉崔君墓誌

太傅公既誌滎澤君之葬，明年，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。滎澤君之嗣曰膺，備物具貨入於汴，汴陷於戎，喪焉不果行。會世難，不幸膺亦死。膺之亞曰太素，仕至雲陽令，求其誌，將行，謫南海上。元和九年，移信州，猶有累，不克如其鄉。大懼緩慢滋久，哭命其子某，以某月日啟君之喪，至於某，葬用某月甲子，誌用太傅公之辭。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，且誌終事之年月日。

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

先夫人姓盧氏，諱某，世家涿郡，壽止六十有八，元和元年，歲次丙戌，五月十五日，棄代於永州零陵佛寺。明年某月日，安祔於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。其孤有罪，銜哀待刑，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，侄洎太夫人兄之子宏禮承事焉。嗚呼天乎！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，徙播厲土，醫巫藥膳之不具，以速天禍，非天降之酷，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。又今無適主以葬，天地有窮，此冤無窮。既舉葬祔，猶以不孝之辭，擬述先德，且志其酷焉。

嘗逮事伯舅，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：「汝宜知之，七歲通《毛詩》及劉氏《列女傳》，斟酌而行，不墜其旨。汝宗大家也，既事舅姑，周睦姻族，柳氏之孝仁益聞。歲惡少食，不自足而飽孤幼，是良難也。」又嘗侍先君，有聞如舅氏之謂，且曰：「吾所讀舊

史及諸子書，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。」某始四歲，居京城西田廬中，先君在吳，家無書，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，皆諷傳之。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，及長，皆為名婦。

先君之仕也，伯母叔母姑姊妹子侄雖遠在數千里之外，必奉迎以來。太夫人之承之也：尊己者，敬之如臣事君；下己者，慈之如母畜子；敵己者，友之如兄弟。無不得志者也。諸姑之有歸，必廢寢食，禮既備，嘗有勞疾。先君將改葬王父母，太夫人泣以蒞事。事既具，而大故及焉，不得成禮。

既得命於朝，祗奉教曰：「汝忘大事乎？吾塚婦也，今也宜老，而唯是則不敢暇，抑將任焉。苟有日，吾其行也。」及命為邵州，又喜曰：「吾願得矣。」竟不至官而及於罪。是歲之初，天子加恩群臣，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，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。八月，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，禮無違者。既至永州，又奉教曰：「汝唯不恭憲度，既獲戾矣，今將大儆於後，以蓋前惡，敬懼而已。苟能是，吾何恨哉！明者不悼往事，吾未嘗有戚戚也。」而卒以無孝道，不能有報焉。

喪主子婦七歲，而不果娶。竄窮徼，人多疾殃，炎暑燖蒸，其下卑濕，非所以養也。診視無所問，藥石無所求，禱祠無所實，蒼黃叫呼，遂遘大罰。天乎神乎，其忍是乎！而獨生者誰也？為禍為逆，又頑狠而不得死，逾月逾時，以至於今。靈車遠去而身獨止，元堂暫開而目不見。孤囚窮縶，魄逝心壞。蒼天蒼天，有如是耶？而猶言猶食者，何如人耶？已矣已矣！窮天下之聲，無以舒其哀矣。盡天下之辭，無以傳其酷矣。刻之堅石，措之幽陰，終天而止矣。

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

夫人姓李氏，辨族氏者曰趙郡讚皇之東祖。祖某，為某官。父衝，為單父尉。夫人生於良族，嶷然殊異。及笄，德充於容，行踐於言，高朗而不傷其柔，嚴恪而不害其和。特善女工剪制之事，又能為雅琴素聲操縵之具。婦道既備，宜為君子之配偶焉。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，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於正室。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。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。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。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。自中書以上，為宰相四世。

噫！我怕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，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，合二姓以承先祖，為士者榮之。故佐奉養，承祭祀，婦德用光，家道甚宜。無何，伯祖終於臨邛而窆焉。夫

人從子而反於淮澨。嗚呼！我先府君每得仕，未嘗不奉迎供養，必誠必親。男既立，必使之有祿仕，女必使之有家。將嫁己子，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，定，然後議焉。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誌也。

夫人生男一人，諱某，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。女三人，皆得良婿。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，疾痺廢痼而沒。太原王紓，今為右補闕。潁川陳萇，為校書郎渭南尉，知名。貞元十六年，王氏姑定省扶持，自揚州至於京師，道路遇疾，遂館於陳氏。以諸婿之良，諸女之養，無不得意焉。享年八十一，是歲六月二十九日，終於平康星。自小斂至於大斂，比及葬，則二婿實參主之。有孫二人，長曰曹郎，奉之以縗而正於位。八月二十四日，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，實棲鳳原，介於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，神心之所安也。

嗚呼！嗣子早夭，臨邛萬里，以歲之不易，未克合祔，哀孰甚焉。諸姑命宗元以為斯誌。以從人之道，內夫家，外父母家，且又葬於我，誌於我，故敘柳氏為備。銘曰：

藹其芳，壽且康，大梁鶉火沉幽光。夙淪夫子嗣又喪，青幃不復岷之陽。兆靈趾，棲鳳裏。艮之山，兌之水。靈之車，當返此。子孫百代承靈祉，誰之言者青烏子。

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

夫人諱則，字內儀，姓陸氏，家於吳郡，蓋江左上族。以宗子在他國，家牒逸墜，故曾王父、王父之諱官，不克究知而闕其文。父覃，皇河南陸渾令。夫人生而柔，笄而禮。會伯舅為河南尹，撰擇寮寀，謂我文學掾仲父，士林殊英，儒流推高，故夫人歸於我。夫人之志也，溫順以承上，衝厚以字下，不敢逾於塚婦，不敢侮於臣妾。是宜允膺福壽，集成母儀。稟命不淑，享年三十有五，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，終於長安太平里第。嗚呼！夫人生男一人，曰曹婆，幼孺在抱，委縗就位。女一人，曰喜子，匍匐繈褓，寄婦人之手。哀哉！蓋衰門薄祐，神道不相，顧仲父違背於歲首，而夫人捐棄於是日。遺孤眇藐，未克承紹，凡我族屬，其痛巨乎！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，合祔於少陵原之墓。恭惟仲父之諱字，夫人之爵齒，備於版文，今不書，懼再告也。

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

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，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。將終，告於陳君曰：「吾生四十有四年，為陳氏介婦九年，謹飭不怠，以至此，命也。既成婦

矣，宜祔於皇姑，從兆於三原，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，既不及養於舅姑，又不得佐於蒸嘗，生君之子，不朞月而殞。嘗謂君宜有貴位，而不克見。執親之喪，不得終紀。皆天譴之大者也。且願殺禮，以成吾私，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。將俟君之不諱，而歸復於正，其可也。」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，權厝於城南，原曰棲鳳，如夫人之志。且以時日甲子授於宗元曰：「子之姑孝於家，移於我之長；睦於族，施於我之黨。是用賓而禮之，如益者之友，今則去我，已矣，吾無以報焉。他日嘗謂子慤而文，願以為誌，庶幸而有知，將安子之為也，蓁無恨矣。」嗚呼！貴不必賢，壽不必仁，天之不可恃也久矣。遂哭而受命，書夫人之世，以記於茲石。夫人六代祖諱慶，五代祖諱旦，位皆至宰相。高祖諱楷，為濟州刺史。曾祖諱某，為徐州長史。祖諱某，為清池令。考諱某，為臨邛令。妣李氏，趙郡讚皇人。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。

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

柳氏至於唐，其著者中書令諱奭。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子夏，實有孝德，世其家業。清池府君諱從裕，繼之以茂實。德清府君諱察躬，承之以善政。以至於侍御史府君諱鎮，用貞信勁正，達於幫家。克生賢女，以配於裴氏。裴氏至於唐，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。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，嗣用忠肅，書於國史。祠部府君諱貞，業之以貞直，以至於金吾府君諱儆，用純懿端亮，聞於天下。實生良子，以配夫人。

嗚呼！夫人與仁孝偕生，以禮順偕長，始於家，純如也；終於夫族，穆如也。其為子道也，孝以和，恭以惠，取與承順，必稱所欲。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，故夫人侍側，無威怒之教焉。天禍弊族，夙遭大故，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，不敢圖死，至於復常。夫人三歲無湯沐，無鹽酪，頓踴叫號，哀徹天地。外除發不勝笄，體不勝帶。太夫人泣而命之，固猶不食，朝夕諭誨，僅而濟焉。其為妻道也，貞順之宜，恒服於身體；疑忌之慮，不萌於心術；忿懥之色，不兆於容貌，同焉而合於禮，婉焉而得其正。其為婦道也，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，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，用為大恨。是故相春秋之事，視滌濯，羞籩簠，勞以待旦。每怵惕之感至焉，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，而以睦於塚婦介婦，必敬必親，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，姻族歸厚，率由是也。嗚呼！我之大譴歟？裴氏之大不幸歟？以夫人之德行，宜貴壽，宜康寧，然而年始三十，不克至於壽。良人官為參軍事，不及偕其貴。骨髓之疾，實鍾於身，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，終於光德裏第。痛矣夫！

始夫人之疾也，夫人之族視之如己，其家老、長妾、臧獲之微，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，

禱鬼神、問人筮者相及也，既病，太夫人在側，尚慮和憂傷於尊懷，猶持形立氣，紿以少間。故二稚未齔，良人在遠，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。則我呼天之痛，宜有加焉。嗚呼！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，獨何咎歟？予一不知天之忍也。既逾月，良人至自洛師，望門而哭曰：「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。」凡生三子，幼曰崔七，先夫人八月而殤，魂氣無不之也。次曰崔六，後夫人五旬而夭，因祔焉。今其存者曰崔五，幸無恙，托於乳媼，以虞水火。哀哉！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，安厝於長安縣之神禾原，從於先塋，祔於皇姑，宜也。

母弟號哭而為之誌，毒痛憑塞，略不能具。敢告無愧辭，無溢美，庶用正直，克安神心。嗚呼！至哀無文，至敬不飾，故無其辭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